

在历史与文学之间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房龙的创作时间大约有三十年，三十年间，他出版了数十部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名噪一时的畅销书。只要读过房龙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他的文笔是为青年和少年的，但作品中的深邃思想和文明观念却是为全人类的。”（蔡玉洗《发明的故事·编者的话》）从题材看，这几十部著作涉猎广泛，可谓自宇宙开辟到他本人生活的

二十世纪，从艺术到历史，从文化到考古，从科学历程到烹调技艺，称得上是一系列小型的百科全书，读之如入山阴之道，目不暇接。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以十分推崇的口吻说起年轻时读房龙的感觉：“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

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看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

曹聚仁在此回忆的“这部史话”，指的是房龙的代表作《宽容》，《宽容》作为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固然可以读出卓尔不群的房龙风格。但即使是像《人类的故事》这种并不太知名的作品，也一如既往地打上了重重的房龙的烙印。

在《发明的故事》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房龙那“有魔力的笔”如何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讲述了人类在过往岁月中观念的更新和替换，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那一份睿智、大度、从容，就像一位年高德勋、学识渊博的父亲在向好奇的儿子们娓娓夜谈。无端地，我觉得，读《发明的故事》最好的季节是在秋日的雨夜：一灯如豆，窗外风雨急行。拥在温暖的被子里，在一卷举重若轻的文字中，重温一回人类曲折的来时之路，回顾人类为了生存而生生不息的发明与创造。俄而天明，风雨已停，市声盈耳，又一个崭新的日子在太阳的照耀下开始了。人类的那份执著、坚忍、不屈不挠只有在这种深远、平和的雨夜才能找到心灵中最久远的感动，才能找到生命中最相配的激情。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房龙虽然在三十年代就在中国名噪一时，八十年代以后又以一部《宽容》再次掀起了“房龙热”，可中间几十年里，房龙却一直籍籍无名。这因由，除了意识形态的作祟外，还在于我国的“正统”学界对于他的偏见。

以《人类的故事》为例，它虽然也有严格的历史史实，有充分的考据，但与我国学者们那种动则甲乙丙丁、ABCD开中药铺式的写作风格迥然不同，更有着小品文的生动活泼，充满

机趣与智慧，因此史学家们自然不同意将《人类的故事》划入历史著作范畴。而房龙文笔虽清新可人，但毕竟又不能等同于文学作品，文学界也有理由将他拒之于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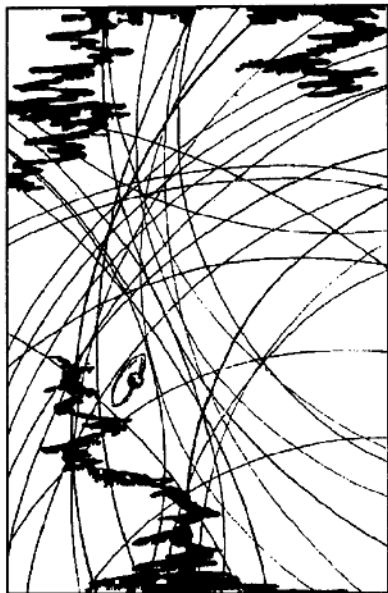
其实，房龙的伟大意义或者说房龙为读者所喜爱的原因正在于他的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摇摆不定。在他的努力之下，历史从专家学者的考据癖中解放出来，成了大众的历史，文学则成了一件随心所欲的工具，成为走近历史、走近科学的捷径。由此可见，房龙一度的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竟然是由于他太个性化，太边缘化，而今天他再次成为热点，也是由于这种个性化与边缘化。人类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委实令人叹息。

■ 头上三尺天

这是我家乡的乡人们爱说的一句俗话。意思是各人做事要凭良心，虽然你干了坏事可能我们不知道，但头上的青天却是知道的，将来必然要遭受报应哟！

对于人类来讲，在科技昌明之前——其实也就是一两个世纪以前，对于头上那片高远的苍穹没法不保有一种敬畏和恐惧。古人盟誓，云皇天后土，或苍天在上；穷途末路则更是每每呼天抢地，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玉皇，都居住在我们的头顶之上那些缥缈的天宇之间。

人类发展到今天，现代科学早已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头顶只不过是一片浩渺的太空，并不具备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何况，我们这颗行星其实也是这太空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依然存在的事实是，我们无法不对太空——或者说天空的存在表示敬畏。康德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



太 空

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确乎如此，当人类的科学进步已足以准确地测量行星与行星之间的距离，准确地发射出能够在遥远的外星登陆的飞行器，但人类却无法解释自己在面对那些一闪一闪如一汪汪深情眼眸的星空时，为什么总会在心中升腾起那种崇高而庄严的美。

敬天畏命，这是中国古人的一种人生

观和世界观，在今天看来，它可能还包含了更为深刻、更为广大的哲学命题。人类这种在地球上偶然出现并侥幸生存了这么些年的物种，终归要走向灭亡，即使是负载我们的这颗行星和照耀我们，给我们生命与光明的太阳，也终归要走向灭亡；惟有宇宙、惟有我们头上这片无边无际的太空，才将作为时光和空间的见证人，一直沉默到地老天荒。

太空呵，你曾目睹了我们的出生，还将目睹我们的死亡；你曾目睹了我们的幸福，还将目睹我们的尸首如何一日日腐朽。

■ 我们生活在囚笼里

将行星比喻为漂浮的囚笼，房龙绝对是独此一家。这使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两句诗：此身常想向天游，无奈双脚被地囚。在飞行器问世之前，人类飞翔的愿望只能付诸于梦想；飞行器问世并将人类送上其他星球之后，人类飞翔的愿望虽然已经成为现实，但对于遥远行星的渴望却更加地强烈。这正如一个原本只希望吃饱肚皮的穷人，在无食可餐时最大的心愿就是饱餐一顿，最大的痛苦也就是不能填饱肚子而已；可等到有朝一日吃饱喝足，再无衣食之虞后，按理该没有什么痛苦了，可这时，更强的要求往往导致了更大的痛苦。

因此，当人类已有能力向火星发射探测器，在月球上留下自己的脚印之时，更大的痛苦便在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无法抵达比它们更远的星



行星——漂浮的囚笼

球，还无法亲身沐浴另一颗太阳的光辉。

据一些科学家的估算，人类在宇宙中并不是孤独的，在浩瀚如恒河沙数的其他行星上，一定还生活着与我们相近或完全迥异的其他生命，但是，我们各自都只是自己的行星这颗漂浮的囚笼中的俘虏，我们无法越过这其间遥远得只有梦想才能抵达的空间互诉相思之意。

基于此，房龙才说，“我们最好不要对宇宙中的事情刨根究底，因为当我们做完一切、回答完所有的问题之后，就会发现我们人类只不过是这只小圆球上的囚徒；而且无论我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个圆球，它是我们的并将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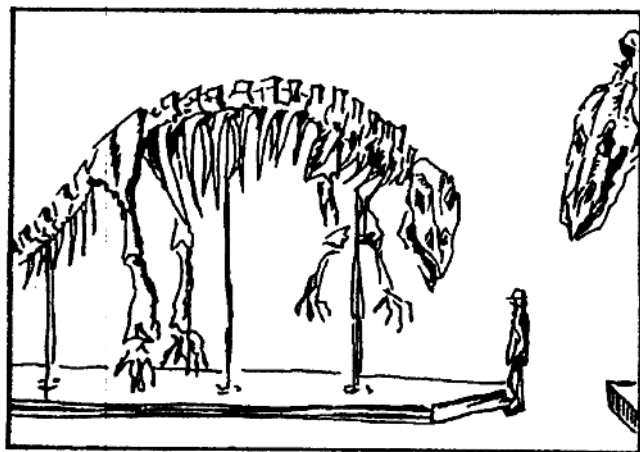
虽说地球之于人类，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漂浮的囚笼，但我们无法超越它，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无法摆脱这颗已经显得千疮百孔的小小行星。当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还将在这“囚笼”中长久地生活，长久地度过几十代乃至上百代人的生命时，我们没法不热爱这个“囚笼”，因为，这是我们惟一的、永不再有的“囚笼”——荒诞人生的全部悲剧与喜剧都将在它不动声色的关注中——上演。

现在，历史让我们登场了。

■ 我们会成为恐龙吗？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一个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小地方，外界之所以知道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出土了数量庞大的恐龙化石，并建有列为全国旅游四十佳的恐龙博物馆。

在那座造型别致的博物馆里，那些远古的庞然大物的遗体



恐龙化石

被科学地进行了复原，高大的恐龙从侏罗纪一梦至今，在二十世纪的阳光下无言静立。几千万年前，就在我此刻写作此文的地方，很可能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湖泊，始祖鸟在天空飞来飞去，恐龙在湖沼里懒洋洋地晒着春天柔美的太阳，剑齿虎则在森林里徘徊，一切都如此井然有序，让这颗星球显露出无比的生机与活力。

沧海桑田，几千万年仿佛一个短暂的春梦那样了无痕迹，现在，我坐在恐龙们曾漫步过的地方，读书，写作，并以这种日复一日的辛劳来换取必需的金钱和必需的虚荣。也许，几千万年以后，当我的尸骨有幸像恐龙们那样成为化石，那些不知名的、不可想像的来者，是不是也会把我送进它们的博物馆呢？

偶在的人类，事实上并不比那些智商相当低的恐龙更具有

优越感，对于上帝而言，所有生灵都是他的子民，都有生存的权力与发展的可能。如果当初不是那场神秘的灾难让恐龙一下子灭绝了种族，那么今天作为地球主人的，肯定就是这些庞然大物了，它们是否也会有文学、有艺术、有爱情和政治呢？而几千万年后，当人类已经从宇宙的纪年中撤退，那些步我们后尘的来者，如果它们有可能获悉我们曾有过的悲欢离合，曾有过的光荣与梦想，存在和虚无，它们将会以何种表情面对存放于它们的博物馆中的人类化石呢？

按照宇宙间进化的普遍原则，人类终将如同恐龙那样从地球历史上退出，但这种退出，是源于一场可怕的自然灾害，还是我们人类自己玩火自焚呢？与恐龙相比，人类灭绝的概率无疑要高得多，因为恐龙只有坚利的爪牙，却想不出核弹为何物。而聪明的人类，在自己的家园里存放了那么多可以用来自杀的武器。

■ 孤独的人类

对于人类命运与前景的种种揣想有时很可能会导致思想者的疯狂，因为这都是一些沉重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所以英年自杀的诗人海子有两句诗说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疲惫：“今夜我不再关心人类/姐姐，今夜，我只想你”当一个诗人能够从人类命运这种玄而又玄的命题中走出来关心一个女人，他本不当该自杀，但他依然迫不及待地结束了二十多岁的生命，这只能归结于疯狂的思想将带来思想的疯狂和行动的疯狂。

一个千百年来就存在的关于人类命运的命题是：在茫茫宇



人 类

宙中，人类真的是孤独的吗？难道人类真的连一个可以交流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吗？数年前，美国太空总署用频谱分析器和射电望远镜向武仙座等亿万颗神秘的星球发出脉冲信号，目的是要寻找地外文明。然而，即使地球人幸运地得到来自武仙座的回答的话，那也将是四万八千年以后的事了。面对如此浩大的时空，面对如此孤独的人类，我没法不感

到那份心里难以承受的寂寥和疼痛。

如前文所述，据一些科学家测算，在宇宙中，至少应该有数百颗星球有孕育生命形成文明的可能，而人类今天依旧孑然一身，可怕的距离造成了孤独的影子。正如房龙画面上所示：人类如此矮小而无助地踟躇于大地，而四面均是高大笔直的山峰，人类任何想要翻过这些山峰的企图都无异于痴心妄想。

但是，山那边有人吗？我们在这不可逆的生命中注定要永远孤独吗？当第一个无法忍受这种根本孤独的古代人面对苍穹高呼：外面有人吗？诗歌诞生了，哲学诞生了，而人类存在的意义一如暗夜的燧石，将史前的岩画第一次照得如此清晰。



动物的发明

■ 动物的发明

以前，在学习社会发展史时得知：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制造工具，尤其是第一次出现的工具，显然就是一种发明，因此是不是也就可以说，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发明的能力，而动物至多也只有发现的能力呢？

房龙的观点与我们的社会发展史观点有些相左，他认为动物本来就会发明，比如说海狸会筑起像人工制造一样的水坝，蜘蛛制造了令它的猎物胆战心惊的各种各样的捕捉仪器，不少昆虫则设计了能够捉住其它虫类的陷阱。“对这些问题，我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发明之事不是动物王国里被称作人类的动

物独占的专利。他的许多对手确实也发明着东西”。

房龙认为动物有发明的能力，但是动物的发明与人类的发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动物的发明从来都只有惟一的主意，也就是说，动物们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进行着过去的发明，比如蜘蛛织网，它们从来就不会像人类那样将前人的发明进行更合理更适用的改进。“‘动物们’在一九二八年筑造的巢、网、坝与他们在公元前一千九百二十八万年筑造的巢、网、坝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能够让它们永远活下去，它们到公元一亿九百二十八万年仍然在筑造与今天一样的巢、网、坝”。

更重要之处是，实验已经表明，如果将一些有发明能力的动物关押起来，并每天供给足够的食物，它们就会立即停止制造任何东西，并“很舒心地依靠饲养员提供的一切生活”。与此相反，人类“似乎是最早认识到生活中还有比获取食物和饮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动物；是最早认识到享受是不能给自己带来理想中的任何东西的动物；是最早认识到这种享受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动物；是最早认识到这种辛勤的劳动只有不停地从事发明创造并充分利用生来就有的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动物”。

许多比人类更早出现在地球上，资历老得多的动物，后来却被晚生的人类迎头赶上，也许就是和这种发明的区别相辅相成的。

■ 如果人类不穿衣服

房龙对处于蒙昧时代的原始人的态度几乎也就是大多数现代人的态度：“我们的祖先在那远古的时候是眼窝深陷、浑身

散发着臭味的野兽，他与动物邻居只有很小的一点区别，但当我们想到他与自然抗争的勇气，想到他遇到的现在我们都可能无能为力的恶劣环境时，就很容易原谅他的模样了。”

人类从动物中走出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是一步一步的努力，而每一次努力，都使得他朝向文明与进化的方向靠近了一点点。不少在现代人看来不值一提的事情，在它的发明之初却凝聚了古人无比的心力，比如衣服的发明，肯定要比航天飞机的发明或是核弹的发明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人类身上浅浅的毛发不足以抵挡漫长多雪的冬天，当人类进步到开始知道羞耻，衣服的出现便成为一种必需。但是，



第一件衣服

我们却无法想像究竟是哪一个原始人，在哪一种意念和灵感的驱动下，偶然或必然地发明了第一件衣服，这正如取火一样，没有人能证明是谁最先取了火。因此，这些远古的发明家，在后人的眼里，都是一群模糊不清的英雄，就像久远的岩画斑驳的图案，记载了上古人的机密与诺言。

对此，房龙感慨万端：“我们从不会知道那些制造人类进步的真正先驱者的名字。但肯定会有某一个‘第一人’冒险从牛或熊带毛的兽皮中取衣，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会有一个‘第一人’在电话一端发声，也有个‘第一人’在电话那一端发声，尽管这声音很弱。我坚定地感觉到，那个使外套出现的‘第一人’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鲁迅曾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称为英雄，第一个穿衣的人则不仅是英雄，更是美学家和发明家，那第一件在阳光下散发出臭味的兽皮衣服，肯定要比世界上任何品牌的最新时装更美丽、更动人。

■ 丝是长在树上吗？

对于西方而言，蚕这种玲珑可爱的昆虫是从东方而来的舶来品。在中国人发明了用养蚕的方式获取丝绸几乎三十个世纪之后，蚕才和丝绸工业一起落户于欧洲。

在查士丁尼的时代，亚洲商人通过波斯，将丝绸不远万里地运送到东罗马帝国和西欧，由于路途遥远，运输艰难，运到欧洲的丝绸几乎和黄金一样贵重，是当时最豪华的奢侈品。王室结婚，贵族们要是能送上一方丝绸的手绢，就已是了不起的厚礼了。



蚕

由于中国政府（时为南北朝梁朝）只许丝绸出口，而严禁蚕种输出，欧洲人一度以为丝绸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蚕这样一种神奇的小生灵了。查士丁尼在位期间，为了向波斯商人分享贩运丝绸而得到的巨额利润，几番威胁未果，竟于公元 540 年发动了战争。

但是，早有防备的波斯严阵以待，查士丁尼一点也没讨到好处，不得已只得退兵回国。但就在他回国路上，奇迹发生了：两位僧侣前来求见。这两位僧侣是印度人，曾经因梁武帝笃信佛教而到中国传过教，因此知道栽桑养蚕之事，也就是从这两位僧侣口中，欧洲人才明白原来丝绸不是长在树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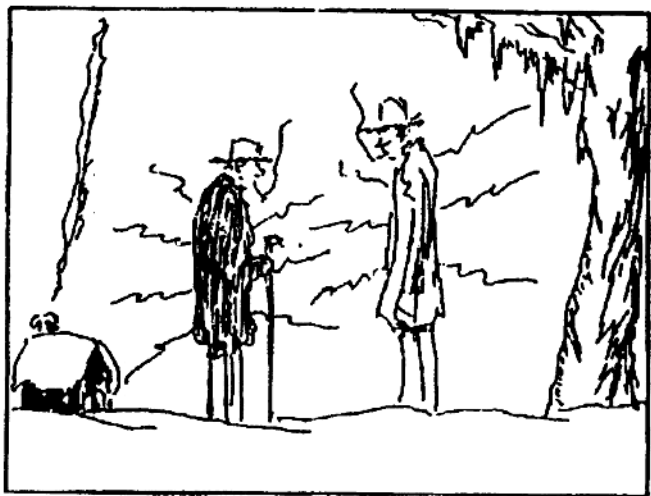
查士丁尼如获至宝，立即授意两位僧侣再次到中国去，以传教为名，向中国农民学习养蚕和缫丝技术。几年后，两位僧人果然掌握了各项技术，并将一些蚕种放在竹竿里，以云游僧作伪装骗过了中国边防的检查，回到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

这一年，是公元 552 年，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欧洲人学会了养蚕缫丝，波斯人的贸易垄断成为过去。

此后，到公元十二世纪，十字军第二次东征时期，南意大利国王罗哲几二世，在君士坦丁堡俘虏了两千多个丝织工人，并把他们全部移住到意大利去养蚕缫丝，此后，意大利一步步成为欧洲丝绸工业的中心。

■ 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

春节期间，焦点访谈搞了几期有关未来的预测的节目，其中，一位科学家谈到了他对未来的服装的设想，那就是让服装



带电的夹克

有一种恒温装置，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温度。由此可见，房龙所画的这种“带电的皮夹克”至今还没有生产出来，不过这不要紧，早在五十年前房龙就做出了这种大胆的想像：“在更小型电池的发明过程中，有的可以装进超小型摄像机，有可能会在另一个五十年之未使制衣工业引导一场革命。到那时，不是从别人那里互相借穿外套，我们需要去拜访朋友，当我们在他的电炉前抽烟时，请他让我们给电池重新充电。”

房龙自然是一个相当渊博的人，上下古今，天文地理，艺术科学，几乎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但是，最让人感怀的，还不是他的知识，而是他不失赤子之心的丰富想像力。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房龙同时代的大科学爱因斯坦一语中的，如果说知识可以靠后天的勤奋来获得的话，那么想像力则往往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是不能靠人工培养的。

以前我曾在一家科幻杂志做过编辑，大量孩子们的来稿，总是充满了新奇有趣的想像，但与孩子们相反的是一些成人的作品，虽则不乏精彩的文笔，严密的组织，但想像力却好像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一天天地丧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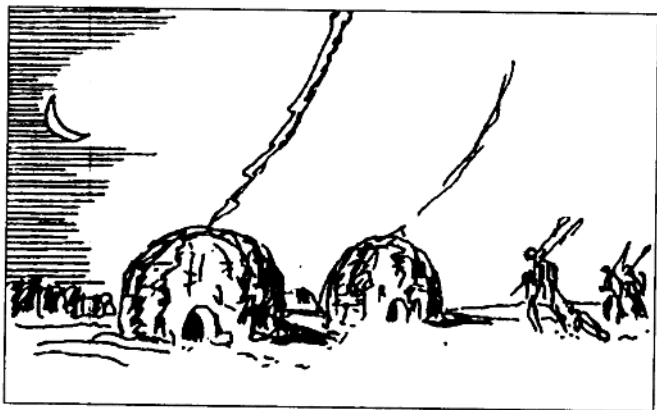
有一个小故事：有人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那是什么，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是老师生气时的眼睛，有人说是太阳，有人说是嘴巴；然后又问一群小学生是什么，小学生们的回答虽不如幼儿园小朋友那样有趣，倒也多种多样；然后又问中学生，中学生们只答出两种答案：数字0和英文O；然后又问大学生，大学生们轰堂大笑，不屑一答；然后再问成人，成人们窃窃私语了好一阵，说是要等研究之后才能回答。

故事自然很夸张，不过，想像力就是这样远离我们的。

■ 心安即是家

在中国历史的半信史时代，传说是一个叫有巢氏的智者教会了我们的远祖如何制造房屋以便安居，几千年下来，形成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建筑风格。各地的房屋都本着因地制宜和方便、实用、美观的原则建成，江浙多雨，其居便檐拱高耸，落差较大，便于泻水；北方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必须众人联手方能更好生存，因此多群居的大院；西部多阳光少雨水，房屋多为平顶，可以晾晒粮食。

汉字之妙，在于会意。比如“安”字，即为房中有女，也即有房有女人，人生方得安宁。比如富字，有房有田，即可称



冰屋